

##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社会冲突解析

冀开运\*

**摘要** 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俾路支人和哈扎拉人之间互相仇视，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表层原因在于巴基斯坦各级政府软弱无力；深层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诱发的宗派意识，什叶派哈扎拉族地主对逊尼派贫农的盘剥。阿富汗战乱导致哈扎拉人涌入俾路支省，伊朗伊斯兰革命刺激了哈扎拉族什叶派的宗教政治意识，塔利班的崛起和发展刺激了逊尼派的激进化，哈扎拉人和俾路支人对当地生存和发展资源的争夺，是双方恐怖组织互相仇恨和伤害的现实基础。严重的内部冲突消解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各民族都认识并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但实现民族和解的道路仍很遥远。

**关键词** 巴基斯坦 俾路支省 俾路支人 哈扎拉人

### 一 俾路支省民族与宗教特点及内部冲突

整个俾路支省地处巴基斯坦西北部和伊朗、阿富汗接壤，俾路支省面积为 347190 平方公里，占巴基斯坦国土总面积（796095 平方公里）的 43.6%。根据 2011 年的人口统计，俾路支省人口达 1316 万，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 7.6%。<sup>①</sup> 俾路支省山势险峻、沙漠广布、水源缺乏、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大部分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 冀开运，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 2016 年 1 月，巴基斯坦总人口为 1.79 亿。参见“Pak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46.9% between 1998 and 2011,” in *The Times of India*, Mar 29, 2012 “巴基斯坦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308/1206x0\\_676310/](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308/1206x0_676310/)。

俾路支省西邻伊朗,北靠阿富汗,东部挨着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南部直达阿拉伯海。该省最南靠近海洋的地区被称为莫克兰(Makran),中部地区被称为卡拉特(Kalat)。这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地处伊朗高原的东南边缘,是连接中东、中亚和南亚的战略桥梁,也是中亚内陆国家进入海洋的最近通道。苏莱曼山脉(Sulaiman)在东北角高高耸立,博兰山口(Bolan)是进入阿富汗通向坎大哈的天然通道,是过去英国征服阿富汗的军事通道。

该地区的主要语言是俾路支语、普什图语和布拉灰语(Brahui),与语言相对应,该省的主要民族为俾路支人、普什图人和布拉灰人。俾路支人居住在人口稀少的西部、东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sup>①</sup>布拉灰人居住在中部地区,属于阿富汗难民的普什图人主要居住在北部地区,北部塔吉克人和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也很多。俾路支人信仰逊尼派,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起源和文化特征,社会发展属于部落阶段,部落里酋长、族长和家长具有很大权威。他们思想保守,固守既得权益,抵制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阻碍社会变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民族利益。

英属印度统治末期,俾路支人曾秘密开展独立运动,本以为会在英国殖民者撤出南亚次大陆后获得独立。但1947年英国殖民者决定将俾路支地区并入巴基斯坦。从此,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一直在寻求独立,并形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俾路支省解放军”。巴基斯坦联邦政府一直希望削弱俾路支地区部落酋长的权力,加强中央政府在俾路支省的权威,打造并强化巴基斯坦国族认同,淡化俾路支民族认同。自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俾路支人与政府先后发生四次冲突,恶化了两者关系。2005年12月,巴基斯坦政府军镇压叛乱的俾路支部落,造成难民达84000人。<sup>②</sup>俾路支人属于典型的跨界民族,是带有部落特征的民族。同时,俾路支省是兼有两种教派、多种民族、多种语言的地区。

① 布拉灰人是这里的原住民,俾路支人是后来者,现在两者已经混血。来到这里的雅利安人可能属于伊朗人,但他们已经吸纳了阿拉伯人的血统和文化特征。另一种说法,俾路支人属于阿拉伯血统,在公元652年离开属于波斯的伊拉克,他们先迁居到胡泽斯坦和布什尔,后迁移到克尔曼和霍尔木兹甘。也有可能他们来自伊朗西北,是古代米底人的后裔,今天伊朗西部的库尔德人也来源于米底人。他们在这里融合,形成俾路支人的祖先。

② Stephen Dedalus, "The Forgotten Refugees of Balochistan," *Middle East Report*, Vol. 37, Fall 2007, p. 40.

俾路支省的首府奎达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肆虐的舞台。<sup>①</sup> 由于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叛乱和漫长的教派杀戮，这个城市的居民整日惶惶不安。学术界和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的兴起及其前因后果，但几乎没有人注意逊尼派和什叶派、俾路支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的宗教民族冲突问题。

奎达的教派仇杀常常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旁遮普人和哈扎拉人。1998~2003年，武装分子杀害数名旁遮普族著名的什叶派医生、工程师和地方官员。2001年，八名什叶派的哈扎拉人遭到伏击并遇害。<sup>②</sup> 2003年7月，25名哈扎拉族的警察学员在从警察训练学校回家的路上成为逊尼派武装分子的袭击目标。武装分子头戴面罩，骑着摩托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热闹繁华的街道上进行了袭击，杀死12名学员。同月，1名自杀性袭击者袭击了正在举行聚礼的什叶派群众，导致58人死亡，200人受伤。频繁的袭击令人震惊不已。最突出的例子是在2009年，世俗的哈扎拉民主党主席侯赛因·阿里·尤素福（Hussain Ali Yousufi）成为袭击目标，并在奎达市西南遇害。名为“贾汗吉维之军”（Lashkar-e-Jhangvi）的军事恐怖组织宣称对大部分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官方确认该组织是巴基斯坦狂热的反什叶派组织“先知战友之兵”（Sipah-e-Sahaba）所属的武装组织。<sup>③</sup>

## 二 俾路支省社会冲突爆发的原因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对教派暴力的反应基本是以谴责为主，而无具体行

① 奎达是俾路支省最大的城市和首府，坐落在该省东北部人口稠密的河谷之中，与阿富汗很近，有公路通向西北方向的坎大哈，普什图人占城市人口的多数，俾路支人和哈扎拉人是城市的少数民族。该城属于国际贸易和交通中心。巴基斯坦在此驻有重兵，属于西北边境的军事要塞和战略要地，处于进出南亚的交通要道上。1935年和2008年该城曾发生了两次地震，给城市留下废墟。近年来，俾路支人大量迁入首府城市。奎达面积2653平方公里，据2007年统计人口近76万。

② Stephen Dedalus “The Bitter Harvest-Sectarianism in Balochistan,” *Middle East Report*, Vol. 37, p. 42.

③ “Sipah-e-Sahaba”意为“先知战友之士兵”，属于巴基斯坦狂热的反什叶派政党，在齐亚·哈克执政的1985年形立。“Lashkar-e-Jhangvi”意为贾汗吉维的军队，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恐怖组织，接受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支持和塔利班的帮助，并在阿富汗建立基地，他们不仅暗杀什叶派的领袖和活动家，而且暗杀什叶派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和商人，甚至暗杀什叶派的无辜平民。Hassan Abbas, *Pakistan's Drift into Extremism*, M. E. Sharpe, inc, 2005, pp. 204-208.

动。媒体和民间指责这些袭击是反伊斯兰的做法。政府官员称,他们决心采取果断行动,严厉打击罪犯,讨回公平。一旦媒体的关注退潮,这些承诺很快便会忘得精光,直到下一次教派仇杀事件发生。结果是大家同声谴责之后没有任何行动,受袭击的人群,特别是旁遮普族和哈扎拉族的什叶派似乎得出了结论:国家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免受武装袭击。甚至很多人相信在这些事件中,官方是袭击者的同谋。因为这些事件常常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没有官方的纵容保护,这些行为也太大胆了。一位本地的哈扎拉族领导说,奎达的警察守护着同样的舞台,同一出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首先,在反恐行动中警察为真正的杀手提供安全通道,却逮捕很多无辜的人。接着,他们释放被捕的人,原因在于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与袭击联系在一起。警方在面对教派仇杀时所表现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令人震惊。人们坚信臭名昭著的武装分子乌斯满(Usman Saifullah Kurd)就是大规模袭击什叶派社区的幕后策划,然而他与两名同伙却从反恐部队严密守护的奎达监狱中逃跑了。虽然事后展开调查,但结果没有公之于众。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没有高级警官为这次逃跑负责,这就是官方软弱无能的最佳例证。人们因此认为官方与这些袭击者串通一气。

### 1. 教派对立和仇杀的历史渊源

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宗教。2007年,穆斯林占巴基斯坦人口总数的97%,其中逊尼派占75%,什叶派占20%;2009年估计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有17537万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二位。其中什叶派超过500万人,仅次于伊朗,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什叶派最多的国家之一。<sup>①</sup>巴基斯坦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从未听说过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曾发生冲突。虽然逊尼派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中占75%,但不同的宗教派别关系还比较和谐。巴基斯坦的民族和社会经济多样性,意味着什叶派社会和逊尼派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内部团结的同质团体,教派认同在很多巴基斯坦人的生活中并没有达成一致。传统上讲,巴基斯坦大多数什叶派世俗性较强;逊尼派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以教派的视角看待什叶派。从历史上看,逊尼派民众通常在斋月参加或观看什叶派为纪念卡尔巴拉悲剧的游行,并给信仰虔诚者提供水和冰冻果子露,还在纪念什叶派圣人的

<sup>①</sup>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kistan>。

日子里分发糖果。

目前，教派冲突的根源在于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将军的伊斯兰化政策，他在20世纪80年代执政。虽然总统声称实行广泛意义的伊斯兰观念，但实际上推行非常具体的、狭隘的逊尼派政策。具体来说，他推行的伊斯兰化基于对伊斯兰法的正统解释，根源于逊尼派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思想。齐亚·哈克积极向迪亚巴迪派阿訇献殷勤，并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些阿訇控制着巴基斯坦大部分经学院。<sup>①</sup> 齐亚·哈克的目的是在巴基斯坦人的眼中获得阿訇的支持，宣布自己是信士的领袖，以此让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伊斯兰教凝聚民心，消除分歧，打造国家认同。<sup>②</sup>

齐亚·哈克接管权力以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伊斯兰制度，修改从英国继承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力图用伊斯兰法律在巴基斯坦建立伊斯兰社会。1979年，原来在巴基斯坦刑法典里偷窃罪处以监禁或罚款，或者二者并用，现在根据侵犯财产的相关法令，外科医生把偷窃者手腕以下的右手砍掉。对于抢劫犯，命令外科医生砍掉罪犯手腕以下的右手和脚腕以下的左脚。虽然惩罚制度使用伊斯兰法，但取证制度和诉讼制度继续保留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因为在伊斯兰法中四人见证才能证明犯罪事实，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操作。在伊斯兰法中，谋杀、偷窃、通奸是严重犯罪，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对此的惩罚条例大同小异。因为伊斯兰法是真主的法律，每种犯罪都有相应的处罚，人们无权修改法律条文，但这些处罚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精神。<sup>③</sup>

不管齐亚·哈克的目的如何，他采用的具有宗派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化政策很快疏远了巴基斯坦的什叶派。1980年，他颁布了扎克特（Zakat）法令，巴基斯坦所有的穆斯林必须把相当于个人收入的2.5%交给政府，政府采用了逊尼派对《继承法》的法律解释，这遭到了处于少数派的什叶派的

① 迪亚巴迪派是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一个支派，起源于1867年印度城市迪亚巴迪的伊斯兰经学院，他们热情地向穆斯林青年介绍伊斯兰价值观，憎恨英国及其他外国影响，严格区别天启知识和世俗知识，禁止西方式教育和其他与《古兰经》无关的学习，严格按照圣训生活，巴基斯坦建国后这样的经学院随处可见。Hassan Abbas, *Pakistan's Drift into Extremism*, M. E. Sharpe, inc, 2005, p. 252.

② Lawrence Ziri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kist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62-470.

③ Hassan Abbas, *Pakistan's Drift into Extremism*, M. E. Sharpe, inc, 2005, p. 103.

顽强抵抗。<sup>①</sup>当时,在巴基斯坦上缴扎克特属于私人自愿行为。什叶派反对强制上缴扎克特,因为什叶派和逊尼派在计算方式和上缴方式上有分歧,什叶派穆斯林支付呼姆斯——一种相当于个人全年收入5%的宗教捐赠,而逊尼派不用支付这笔宗教税。什叶派的抗议迫使齐亚·哈克退让,在执行扎克特条令时将什叶派排除在外。

## 2. 国际因素的刺激

1979年,邻国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鼓舞了巴基斯坦什叶派的雄心壮志,他们企图组织起来,提高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同年,什叶派极端组织——贾法里信徒运动(Mov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Jafari School of Islamic Law)和伊玛目学生组织为维护巴基斯坦什叶派的利益,加强自身的宗教教育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当时齐亚·哈克正在执行逊尼派色彩的伊斯兰化政策。什叶派社会中咄咄逼人的组织引起了逊尼派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旁遮普省更是如此。

1985年两位逊尼派毛拉建立起自己的组织 Sipah-e-Sahaba,其含义是“先知战友之兵”,该组织曾经以政党身份登记,是巴基斯坦官方禁止的从事暴力活动的逊尼派组织,其目的是遏制什叶派的影响。2002年,穆沙拉夫总统宣布该组织为恐怖组织,并禁止其活动。该组织的领袖1993年曾任旁遮普省联合政府的部长,并一度进入国民议会,其政治目的是把巴基斯坦建成逊尼派的共和国。

2003年,该组织改名后重新登记,但很快就被官方禁止。2004年5月,他们袭击了参加祈祷的什叶派群众,导致至少50人遇害。根据巴基斯坦联邦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所言,2009年8月,该组织策划实施了针对基督教徒的袭击。警方逮捕了65名涉嫌参加暴力活动的人,其中就有该组织的头目。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农业主产区,大部分地主属于什叶派,这些地主在历史上一直掌控着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事务,但大部分居民属于逊尼派。“先知战友之兵”利用农村地区的阶级仇恨和家族矛盾煽风点火,指责什叶派控制的封建集团导致旁遮普省逊尼派民众的长期贫困。为了煽动教派仇恨,其头目有意夸大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他们攻击什

---

<sup>①</sup> Anita M. , Weiss: *Islamic Reassertion in Pakistan*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1986 , pp. 72 - 81.

叶派不尊敬先知的伙伴。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旁遮普省迅速向城市化过渡，店主、商人、小业主势力崛起，这些新兴的商业中产阶级主要由逊尼派组成，他们开始挑战什叶派地主的传统地位。1996 年，逊尼派组织“先知战友之兵”内部分裂出更激进的军事组织——“贾汗吉维之军”（Lashkar-e-Jhangvi），他们认为什叶派在巴基斯坦拥有太多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要把巴基斯坦建成逊尼派国家，恢复哈里发制度，保护逊尼派和他们的伊斯兰法。他们认为什叶派不是穆斯林，要对他们发动圣战，强制他们改变信仰或者镇压他们，至少禁止什叶派在斋月公开表演他们的宗教仪式。

1980 年代齐亚·哈克支持该组织，其活动据点在卡拉奇的南部，旁遮普省南部和西部的城镇。他们声称在旁遮普省的 34 个区里有 500 个办事处和分支机构，拥有 10 万登记在册的成员；在阿联酋、沙特、孟加拉国、加拿大和英国有 17 个分支机构。他们不仅暗杀反对他们的什叶派头面人物，而且向在清真寺礼拜的普通什叶派群众开火，屠杀他们，甚至袭击在巴基斯坦的伊朗人，因为他们确信伊朗政府支持什叶派的活动。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贾汗吉维（Maulana Haq Nawaz Jhangvi），在 1990 年 2 月 23 日被什叶派极端分子暗杀。法鲁奇（Maulana Zia-ur-Rehman Farooqi）接替了领袖职位，但他也在 1997 年 1 月 19 日的一次炸弹袭击中身亡。塔里克（Maulana Azim Tariq）再次接替了领袖职位，他同时也是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议员。塔里克在 2003 年 10 月 6 日被三个不明身份的枪手在伊斯兰堡暗杀。他在世时经常去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他坚决主张在巴基斯坦禁止音乐、电视和电影。现在该组织表面上是政治团体，参加竞选。它与巴基斯坦的各类政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从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极端主义组织那里得到资金支持，当然也不排除从巴基斯坦的本地逊尼派组织、经学院、政界和学界名流那里得到资金支持，以对抗伊朗在巴基斯坦的宣传鼓动。

俾路支省与伊朗和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各种思想容易渗透进来。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俾路支省接纳了近 300 万名阿富汗难民，包括来自南部逊尼派的普什图人，以及来自北部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沙特的资金流入了沿着阿富汗边界居住的普什图人的经学院。伊朗在奎达建立了文化中心，力图在什叶派社团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

什叶派包括哈扎拉移民和旁遮普省的少数民族。沙特和伊朗为寻找各自的代理人,展开激烈争夺,他们渲染和利用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加剧了当地社会的分崩离析和内部仇杀。

### 3. 战乱与移民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300 万名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为巴基斯坦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带来很大压力。<sup>①</sup>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信仰什叶派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文化与波斯语密切相关,因此与伊朗有着天然的文化血缘联系。作为难民的哈扎拉人在俾路支省地位低微,作为移民,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处境悲惨。他们在阿富汗的同胞在抵抗苏联入侵的时候得到伊朗支持。哈扎拉的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劳工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迁去伊朗,他们在奖学金的支持下学习波斯语,其中一些人甚至获得伊朗公民的身份。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新一代什叶派学者有机会在纳杰夫和库姆的伊朗经学院学习。他们在伊朗的求学经历直接导致他们对什叶派身份的强烈认同,并且推进什叶派的激进化和政治化。

这些事件改变了巴基斯坦什叶派社会的政治思想和观点。这一时期的什叶派聚礼越来越严格,演讲者鼓动礼拜者献身于社会的公正,勇于做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先锋。参加什叶派聚礼者信心满满,把自己的教派看成独树一帜的教派,这使哈扎拉难民自我意识无形得到提升,不再把自己看成巴基斯坦一个流离失所的少数民族。驻奎达的伊朗领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给奎达什叶派活动分子提供资金,并提供改变宗教信仰的文件资料,这些资料在俾路支人中散发。这些书籍和小册子扩大了人们对第四任哈里发和前任三位哈里发之间的认识,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先知死后就哈里发的继承权问题有激烈冲突,什叶派用粗鲁和煽动性话语攻击先知的战友,即前三任哈里发,逊尼派穆斯林十分尊敬这些哈里发,双方的矛盾日趋激烈。

伊朗的宣传对俾路支省信仰逊尼派的普什图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在普什图社会中反什叶派的情绪十分普遍,当地的迪亚巴迪派阿訇团结在伊斯兰阿訇大会 (Congress of Islamic Clerics) 的周围,并在当地的政治中占

<sup>①</sup> Safdar Mahmood, *Pakistan—Political Roots and Development 1947—19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8.



统治地位。与此相对应，伊朗的思想在奎达和邻近地区的一些俾路支家庭中很受欢迎。这些俾路支家庭拥有土地，血缘关系密切，他们或者是苏菲派圣人的信徒，他们居住在俾路支省东南部地区和信德省。这里的穆斯林十分崇敬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包括什叶派的伊玛目。什叶派活动分子在这里购买大片土地，建立改信中心，赞美什叶派伊玛目。据报道，本地一位权势显赫的哈扎拉官员帮助建立伊玛目中心，鼓励大家在斋月期间举行纪念侯赛因的游行。什叶派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当地逊尼派人感到恐慌，他们动员起来，组建自己的团队，反对什叶派的信仰侵略，捍卫自己的信仰。显然，这些低层次的紧张关系主要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人口迁移而来的，然而10年之后这些紧张关系激化为公开的冲突。

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握政权之后，为俾路支省的逊尼派撑腰打气，为逊尼派武装分子提供庇护。1998年在反对北方联盟的战斗中，两位逊尼派头目在塔利班占领马扎里—沙里夫期间制造了对几百名哈扎拉族和塔吉克族平民的大屠杀。这些头面人物均受到塔利班政府的庇护，俾路支族中的好战分子也大多在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指导。他们常常发动针对什叶派的恐怖活动，特别是对哈扎拉人的恐怖活动。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俾路支省悲剧的开始。俾路支省社会教派对立冲突愈演愈烈，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 三 教派冲突的本质在于民族矛盾

虽然俾路支省的暴力事件主要由受迪亚巴迪派鼓动的组织和个人所为，但其中反映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同等重要。逊尼派的好战分子从不对俾路支人下手，其受害者几乎都是哈扎拉族和旁遮普族居民，因为他们是外来者。表面上看，暴力冲突的动因在于教派冲突，但皈依什叶派的本地俾路支人并不是受攻击的目标。教派冲突在这里体现出民族特点，要解释这种现象应该从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利益冲突上寻找世俗的原因。俾路支省急剧变化的人口结构和与此对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分配比例可能更能说明暴力活动的起因，也更具有说服力。

阿富汗哈扎拉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灾难史，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种族屠杀和民族清洗。这种经历使哈扎拉人产生了强烈的、持久的不安全感。

因为在阿富汗遭到长期虐待,哈扎拉族便把奎达看成避难所和第二故乡。这种在阿富汗国界之外的相对安全感刺激了他们的生存欲望,即他们要在这个省城牢牢地扎根,建立强大的、密切联系的社会网络,拼命竞争政府中的工作职位。当哈扎拉人开始成功的时候,本地的俾路支人怨声四起。

自从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以来,俾路支人一直与巴基斯坦政府处于矛盾或者对立状态,先后在1948年、1958年、1977年、2003年发动武装叛乱。俾路支学生组织是大学中由民族主义思想掌控的强大团体,这导致了俾路支青年人思想和行为越来越激进,大学成为抵制巴基斯坦政府的主要战场。接连不断的武装叛乱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断裂和混乱错位,俾路支青年人中弥漫着分离主义情绪,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们没有能力和条件竞争工作岗位。<sup>①</sup>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俾路支人把自己视为家乡的孩子,政府中的工作岗位理所当然地属于自己,外来者不应该与他们竞争。巴基斯坦政府并没有认可这种权利,并没有为俾路支人提供所要求的职位,这进一步导致俾路支人疏远政府。

哈扎拉人充分利用了因为俾路支人拒绝而造成的政府职位的空缺,迅速在官僚机构和军界取得职务,甚至占据了政府高官的位置,他们对巴基斯坦政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例如,穆萨·汗将军(Musa Khan)原来是来自奎达的哈扎拉族的士兵,在阿亚布·汗(Ayub Khan)独裁统治期间(1958~1966)出任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1987年被齐亚·哈克将军(Zia ul Haq)任命为俾路支省总督。同样,另外一个哈扎拉族的军官沙尔巴特·阿里·昌格泽(Sharbat Ali Changezi)荣任巴基斯坦空军中将。哈扎拉人还出任俾路支省教育和清洁饮水部部长,在国民议会中也有一名代表。一名哈扎拉族的女孩甚至成为巴基斯坦空军中第一位女飞行员。在20世纪80年代,哈扎拉人在政府中占据了与其在俾路支省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地位。他们与巴基斯坦的军界和政界结盟,而巴基斯坦政府在历史上一直反对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的民族权利。来自阿富汗的哈扎拉难民居住在奎达和白沙

---

① 俾路支斯坦解放军(The 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 Baloch Liberation Army or Boluchistan Liberation Army, BLA)是俾路支省民族主义中具有分离主义性质的武装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俾路支省摆脱巴基斯坦的控制,建立独立的国家。该组织策划了一系列袭击市场和铁路的暴力活动,于2000年夏天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2006年,巴基斯坦政府和英国政府宣布该组织为恐怖组织。

瓦，与原来居住在这里三四代的哈扎拉人一道建立了信贷网络，开辟外汇交易市场，操纵了外汇市场，大部分人在商业和企业领域取得成功并成为各自居住地区的社会主力。他们在奎达政坛上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哈扎拉民主党。哈扎拉人在官僚机构中身居高位，反过来提升了哈扎拉人在本省的地位，他们在逊尼派占多数的地方修建了什叶派清真寺，甚至资助皈依什叶派的俾路支人。

当地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对此愤愤不平。他们把哈扎拉人看成入侵者，是他们剥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和红利，本来这些工作和红利应该属于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他们把哈扎拉人视为走狗，他们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剥夺本地人的利益并打击本地人。哈扎拉人与巴基斯坦统治阶级的结盟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在19世纪后期，英印军队的哈扎拉边疆支队帮助英国维持对奎达的占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伊朗边境讨伐俾路支部落，哈扎拉人是英国的帮凶。

俾路支人把奎达哈扎拉人的定居看成巴基斯坦官方的阴谋诡计，即巴基斯坦政府蓄意改变该省的人口结构，让俾路支人成为自己家乡的少数民族。例如，奎达的马里阿巴德（Marriabad）是俾路支部落的传统居住地，然而，哈扎拉人的大量迁入和定居使这里几乎成为纯粹的哈扎拉人社区。同样，一些俾路支人声称现在属于哈扎拉城镇的土地原本属于俾路支部落。俾路支感觉人口迁移是政府精心策划的阴谋，这自然激起了仇恨哈扎拉人的情绪，强化了俾路支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哈扎拉人鼓动逊尼派改信自己的教派就彻底激化了原有的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走向宗教化。

#### 四 余论

俾路支省教派冲突愈演愈烈，它摧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今天生活在奎达的哈扎拉人，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纷纷迁居到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以寻求安全和可靠的未来。俾路支民族主义者认为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正在教唆教派内战，故意把俾路支人描绘成塔利班的盟友，以削弱俾路支人谋求民族自决的权利。

哈扎拉族的社会贤达也进行了深刻反省，他们认为其思想有狭隘性，

没有强调与本地现存的社会融会结合。经过反思,哈扎拉人开始放弃一些错误的想法,即让别人改信什叶派或者过分强调自己的什叶派身份。哈扎拉人力图与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结成更广泛的同盟,并进行目标一致的民主斗争。例如,哈扎拉人最近采取一些缓解民怨的措施——新组建的哈扎拉民主党与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本省持续的军事行动。这是良好的开端。

俾路支省内部冲突的主要根源既是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也是俾路支民族主义和哈扎拉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俾路支省目前暴力冲突呈现出复杂、深刻、微妙的特点——俾路支省的部落社会形态是最基础的原因;俾路支民族主义与巴基斯坦联邦政府的矛盾和对立是持久性的原因;齐亚·哈克执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伊斯兰化政策强化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意识,什叶派地主对穷人的剥夺和压迫是冲突的阶级根源;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和伊朗对什叶派和哈扎拉人的支持提升了这种矛盾;沙特对逊尼派的支持推动了逊尼派的复仇心理;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哈扎拉人大量流入俾路支省,哈扎拉人的地位上升给本地人带来的强烈失落;本地增大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压力引起俾路支人和逊尼派的愤恨;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的内部冲突以及美国领导的打击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推动该地区冲突的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泛滥。这些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今天俾路支省灾难深重的结果。因此解决俾路支省内部冲突和仇杀需要巴基斯坦国家和军方强有力的支持,需要本地社会不懈追求和解和宽容。

当然,解决俾路支省内部仇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解决阿富汗问题。俾路支省的稳定与和平取决于国际社会,取决于俾路支省社会和巴基斯坦政府的精诚合作和不懈努力。没有阿富汗和平与稳定,就没有俾路支省的教派和解与民族和解。

[责任编辑: 申玉辉]

## On The Social Conflicts of Balochistan in Pakistan

*Ji Kaiyun*

**Abstract:** In Pakistan's Baluchistan province, because of mutual hostility and strife between Sunni and Shiite, the Baluch and the Hazara, The terrorist activ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ampant. The surface reason is that levels of government of Pakistan are too weak to protect civil security, deep-seated reasons are that the Islamiz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has improved sectarian sense; the landlords of the Hazara belonged to Shiite have exploited Sunni farmers; the war in Afghanistan led to the influx of Hazaras into Baluchistan;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has stimulated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Hazaras; the Taliban's rise and development has stimulated radicalization of Sunni; local competitions between Hazaras and Baluchs in order to get much more resources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Mutual hatreds and hurts of both sides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re the real basis of serious internal conflict, which have removed motivation and ability of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ethnic groups have been aware of their mistakes and begin to correct its own errors, but the road to achiev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is far away.

**Keywords:** Pakistan, Baluchistan, The Baluch, The Hazara

## The Incident and Perspective of Yemen's Political Crisis

*Dai Xinping*

**Abstract:** In early 2011, Yemeni youth launched an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 to fight for democracy and against corruption. Then, it led to the change of regime. However, the crisis was not over yet. The intensified domestic issues and interfere from external factors both stimulated the fight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In